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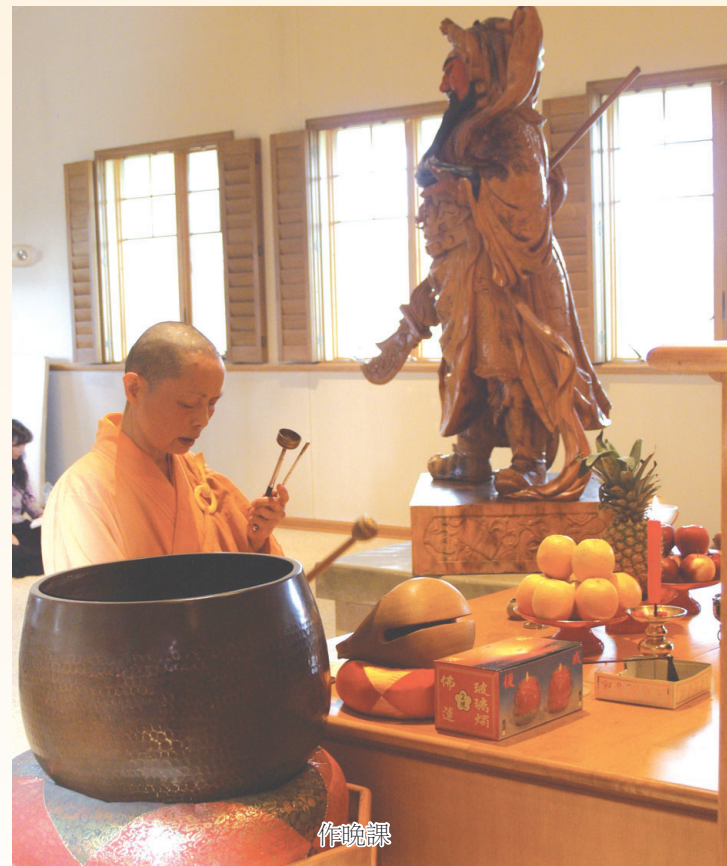


造福華人

伊利華報浦瑛社長 惠存

公元二〇〇四年

大慧法師在伊利華報社



作晚課



大慧法師和 Kitty Lee

淨化人心 離苦得樂

八月三十日,在匹茲堡一群來自克里夫蘭、愛克龍和匹茲堡當地的佛學愛好者,我們一起在淨化寺聆聽了淨化寺的創始人大慧法師對我們說她為什麼來美國創建這一淨化寺佛堂,她來美國弘揚佛法,是有使命的,因為佛就是「智慧、覺悟」,她要讓更多人離苦得樂。

五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大慧法師。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她曾告訴我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因為是她這一生的因緣,她必須要來美國弘佛,她在匹茲堡購買了一塊地,她要建佛堂,沒有想到五年後,莊嚴肅穆的淨化寺在匹茲堡落成了,這五年里,大慧法師還閉關三年,在我的心目中,大慧法師能吃苦而且是一位有毅力的人。

大法師原名簡治慧,出生於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日,父親是日本天理傳教士,母親是一位勤勞的家庭主婦。她排行老四,上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父母親對他們教育十分嚴厲,她還記得母親對她說過:即使別人吐口水在你臉上,你也要等她離開你才能擦掉。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幾乎從沒有和別人爭吵過,甚至她還記得她看見被人偷她東西,她也沒有敢出聲音,她唯一講的一句「粗話」我真的氣死了。

我十分尊敬和佩服大慧法師,由於我從小受外婆的影響,外婆是一位信佛的人,喜歡拜佛,她還常常與我講鬼怪故事,雖然外婆大字不識一個,但心地善良,因為外婆要帶五六個小孩,我們家住的地方邊上又有一個湖,外婆怕我們出事,對我說湖邊的野花都是鬼,如果我走進湖,就會被鬼拉下水。現在我快要五十歲,看到水還是會怕。因為做報紙,又有兩個孩子,總是忙個不停,心總是靜不下來,自從認識大慧法師,只要和她在一起兩、三個小時,我的心就自然而然靜下來,而且我心中的大慧法師讓我信的五體投地。

記得在 2004 年有一天,我和大慧法師無意聊起說我的心臟不好,法師問我不敢吃一顆在她花園自己長出來的野草,我說可以,她便去查看日曆,說過半年後某一日上午十點來挖。事不湊巧,那天正好是鎮江市長陳建設帶領的訪問團在我家聚會,我還邀請了二十多位克里夫蘭企業家一起參與。我請問了法師能不能早一天來挖,她回答說既然你沒有時間那就來吧。我提前一天上路了,我剛在 80 號公路付費口,我的先生打電話說讓我馬上回家,說明日那么多客人來,家里冰箱壞了,他說修理工一小時到我家。我馬上給法師打了電話,說我不來了,還是明日來,我會早一點來,第二天我比往日去的时间提前了二小時,我到了法師家,我因為下午三點要趕到克里夫蘭市政府和訪問團人員一起見陳市長,我問法師能不能早一點挖野草,法師說這挖的時間已定,我們只能十點開始挖。我嘴上說好,心里急,我還是等到十點,挖了野草我馬上往回趕,法師叮囑說要晚上 12 點才能洗,第二天晨的四點才能煮,並且還要我邊煮邊念經。

那天我從早上六點到晚上送陳市長等人到克里夫蘭市中心的酒店,回家差十分鐘就是十二點整,我開始洗野草,我的先生開始說話了,你真的相信,你真的敢吃。我沒有說話,因為那天我忙了整整十八小時,不過我是在擔心,我明晨四點不能起床。有些事情不可思議,第二天的四點不到,好像夢中有人在推我,我馬上起來開始煮我的野草,不過我沒有自己念經只是放了一個錄音機在念。過了中午的時候,大慧法師打電話說我喝的那野草煮的不夠,她要我繼續煮和念經,我還是讓

伊利華報



大慧法師的心願

文：浦瑛

將錄音機代替我,這次喝下這個野草整個人體都不對了,臉就像喝酒過後滿臉通紅,頭痛的不行,我對我的兩個孩子說了,十五分鐘來床邊推媽媽一下,如果媽媽沒有動靜,你們馬上打 911 電話。出乎意料喝過這碗野草藥,我心臟跳動的心律比過去有規律了。還有另外一件更神奇的事情。

那是 2008 年十月中秋節,我答應到哥倫布和美中科技協會全體會員慶祝中秋節,我還答應送十盒月餅並擔任主持那天的慶祝活動。就在我要去的前三天,大慧法師對我說:「這個星期日,你不能出門。」我說我已經答應人家要去幫忙的。大慧法師不加理會且十分肯定地說,「你那天哪兒都不能去。」這天,我起床後,天氣晴朗,我心里還是非常想去,我一直等到中午十二點,我致電給哥倫布幫忙送報的何採菊要她幫忙去東拿取月餅,同時致電該活動的負責人何劍再三道歉說我不能前來,好在哥倫布美中科技協會有許多有才華的人士,最後何劍還勸說要我好好在家里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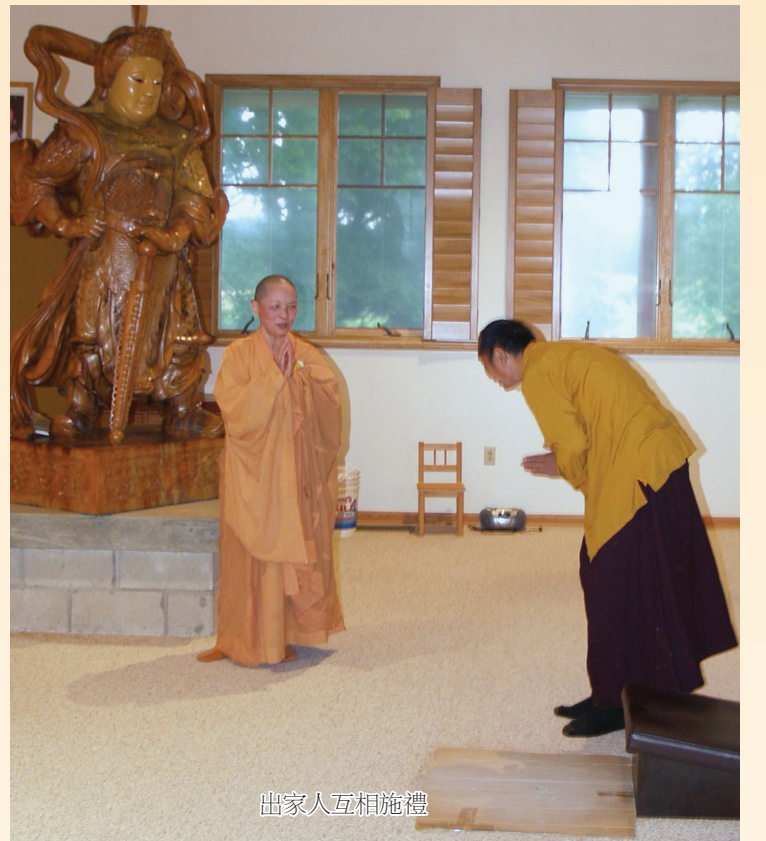
那天到下午四點開始,天開始變了,颶風下大雨,到晚上七點,整個哥倫布開始颶風下暴雨,何採菊家附近也全部停電,只有新花飯店。大家還是盡興卡 OK,度過了愉快的中秋之夜。

雖然那晚新花飯店沒有影響,不過我是打算第二天要去辛辛苦辛拿提見我的二位客戶。第二天一早我其中一位客戶說她家昨晚大樹被雷打到,樹倒在她的房頂,房頂下榻把電視都給砸了,我越聽越玄。自那件事發生後我對大慧法師的認識更進了一大步,法師真的神奇,有預知將來的本領。當我問起大慧法師的時候,她總是笑著說,只要我們人善心誠,活菩薩也會保佑你的。

我曾問過大慧法師,您是不是有通靈的本事,她笑著說沒有,不過她說人只要信佛,懂得佛法,做善事,菩薩會加賜你。雖然大慧法師說她沒有通靈本事,不過她講的話都能應實。那是大慧法師要去閉關的前一天,因為她這一走就是三年,我想在她臨走前再去看她一下,我帶著我的兩位朋友去看她,其中我的一位朋友問大慧法師,她能不能去中國度假,因為我的這位台灣朋友在她不滿十歲離開上海,現在她已經有六十了,無意中間的問題,大慧法師對她說,你去不成中國,因為你會碰到意外,當時我的朋友機票和護照都已經辦好。最後因為身體,還是沒有上飛機。

出家人大慧法師,在台灣拿針筒,到美國拿鐵鍊,在她還沒有建廟之前,她一人種樹,為了節省,她到山下去挖樹,用小拖車拉上坡再重載,她自己說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搬上小車,因為有的樹直徑有一米。她笑著說是活菩薩幫忙的。

大慧法師受戒,出家後過午不食,一日一餐。每日早中晚念經,磕頭跪拜上百次(大慧說過去她一天要磕頭跪拜一千次以上)大慧法師的真誠和誠信感動許多地在台灣的信徒。大慧法師一人到美國,語言不通,憑著她的吃苦耐勞,憑著她的真誠到美國匹茲堡來播佛法種子,這里天時地利人和,現在還有很多人不知道匹茲堡有淨化寺,不知道大慧法師,希望讀者能通過本文,去瞭解淨化寺和認識大慧法師,同時這也是接近學佛的好機會,學佛求善,離苦得樂。



出家人互相禮佛



孩子們在寺院花園里



佛堂集會團體照

現相關課程。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許多華人移居香港、台灣,其中也有少數人移民美國,七〇年代以後,由於台灣及美國當局均放寬限制,許多出家人相繼赴美弘法,中國佛學也因此在此華埠地區相繼成立,例如:一九五三年由知定法師創辦的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靈雲寺,與一九五五年由鄧榮榮居士等人籌建的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檀華寺(Hawaii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都是檀島著名的中國佛寺;一九六二年應金玉堂女士在紐約創辦的「美東佛教會」,是美國東部中國佛學的嚆矢;一九六〇年舊金山的「美洲佛教會」,則是西海岸第一間佛寺。一九

佛教在美國

淘金熱潮與佛教的傳入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歷經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民生艱難,因此當沿海華人聽說美國加州發現金礦時,就不顧生命的危險,一窩蜂地懷著挖金之夢遠渡重洋。來美國打天下,也將他們所信仰的佛教帶入,但當時華人備受排擠,只是在小小的佛堂廟宇中拜拜而已,並沒有將佛法弘揚開來。儘管如此,佛寺扮演了撫慰心靈的角色,是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十九世紀末葉,夏威夷需要大量勞力種植甘蔗與鳳梨,這又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人抱著衣錦還鄉的美夢,千里迢迢來此謀生。

中國的滿清政府腐敗無能,不但不管移民生死,而且責備移民觸犯國法,違論弘揚佛教,宣慰僑胞;相對於此,日本佛教則因為:一、得到本山(總部)的支持,派遣傳教師來此建寺弘法;二、夏威夷卡拉烏阿國王訪日期間得到日本盛情,而且當時民族學知識不完備,許多夏威夷人以為與日本人是同族關係,而得到先天上的優勢。一八八九年,日僧曙日蒼龍(Soryu Kagai)到達夏威夷,以法水來撫慰日本移民的思鄉之情,兩年後,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宮本惠順(Eijun Miyamoto)來此建寺。但這些僧眾的布教活動都局限在日本僑民的圈子裡。

佛教生根

一八七五年,奧葛特上校在紐約創立「靈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經由這個組織所出版的刊物和主辦的演講,使一些美國人對轉世、因果及涅槃等觀念漸有認識。一八八〇年,奧葛特上校赴錫蘭受持五戒,是為第一位美籍優婆塞。同年,英國阿諾德爵士的《亞洲之光》詩集在波士頓出版,激起美國人對佛教的興趣。一八九一年,達摩波羅在倫敦成立「摩訶菩提協會」,其所出版的《摩訶菩提月刊》(Mahabodhi Journal)受到重視,因而被邀請出席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宗教會議」(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發表論文。在這次會議中,出席者大部份是耶教徒,但達摩波羅及宗演禪師的演說卻傾倒全場,使更多人認識到佛法的偉大。此後,越來越多的美國知識份子從事佛學的研究,佛書的出版也驟然增加。

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宗教會議」之後,日本佛教徒發現美國是宣揚佛教的一塊沃土,一八九四年,日本淨土宗本部派岡部學應(Rev. Gakuo Okabe)到夏威夷,他背著阿彌陀佛的聖像四處傳教,一八九六年,在夏威夷島上的甘蔗農場設立第一座淨土宗寺院;一八九九年,淨土真宗西本願寺僧侶園田宗惠(Rev. Shuei Sonoda)及西島覺了(Rev. Kakuryo Nishijima)御命抵達舊金山弘法,創立北美佛(Buddhist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是為美國第一個佛教組織,一九四二年,改名為「美國佛教會」(Buddhist Church of America)。此後日本佛教各宗派紛紛派人在美國建寺弘法。

中國佛教方面,太虛大師曾於一九二九年來美國及檀香山各個大學及宗教組織巡迴講演,受到熱烈歡迎,各大報紙也視為重要消息予以登載,但可惜沒有僑團繼續而來,所以中國佛教八宗圓融的大乘妙諦雖然適合歐美人士的心性,但終歸只有播種而無耕耘,無法在此開花結果。

戰爭洗禮與佛教的開展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開始參與亞洲各國的軍事行動,接著韓戰、越戰、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等等,凡此都使美國人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的主流佛教,甚至在美國大學的課程里也出

著名人士二十餘人,以推動國際佛教為宗旨,共同發起組織「國際佛教促進會」(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一致推舉星雲為會長。

當星雲發現原先的寺址是住宅用地,不能作為宗教集會場所時,旋即於附近購得七公頃山坡地,以「國際佛教促進會」的名義,向洛杉磯政府申請建寺,同時又一九七九年,先在洛城市區購買一座耶穌教堂,改建為白塔寺,暫作信徒活動集會的場所。經過六次聽會,一百三十五次協調會,西來寺終於在一九八五年獲准建寺,並于一九八六年正式破土開工,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舉行佛開光,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落成典禮暨傳授三壇大戒、水陸法會,當期《生活》雜誌(Life)形容西來寺為「美國的紫禁城」,而且譽之為「西半球第一大寺」。